

朗朗晴日，座落於東京一隅的男子高校熱鬧歡騰，揮灑青春的少年們與頂上的太陽爭輝互映。

張天壽持著留學日本是為了開拓眼界的目的，體育祭時刻意選了個在臺灣很少出現的項目——借物競賽——參加。此時他正站在賽道上，盯著手中的紙條發愣，上頭綢雅地寫了個「スカート（裙子）」。

借物競賽，顧名思義便是在賽跑中，借到大會所指定的物品帶回終點，只是個夾在各項緊張賽事之中，調劑用的小小趣味賽。

但這裡是野薔薇學園，那個「野薔薇學園」。

場上傳出了各種驚呼，隱約還能聽到些不雅辭彙，選手們各個為了難以達成的目標發愁宣洩，有的人甚至舉著紙條向大會看臺高聲質問。然這位從臺灣來的學子僅僅是拿著題目呆站在道中，對周遭置若罔聞，似是驚嚇過度，亦似是陷入沉思。

裙子？男校裏要去哪弄條裙子？說起來昨天跟阿福通視訊時，小祿穿著新買的小洋裝，嗲聲嬌俏地替自己加油，那可愛的模樣說有多天使就有多天使，真想立刻飛回家抱抱。小祿不愧是我的妹仔，世界第一的妹仔……

黑髮高中生在賽場上沉浸於自我世界難以自拔，被身旁的敵手不小心撞了一下才回神，目光正好落到隱人群中的燦燦金髮。

這不就是了嗎！他的好同學好室友——杉本ゆうき——平時的喜好便是穿著女裝，即便被師長們各種刁難，依舊是樂此不疲。想必杉本現在身上就穿著一件短裙了吧？

張天壽快步向著杉本而去，抓著了人才正要開口，忽見對方的下身穿著條運動褲。

『靠夭啊！哩那欸沒穿裙？』劈頭就對著日本人噴自家母語。

「可以請你說日文嗎？」聽不懂的日本人秉著溫文爾雅的禮貌要求複述。

「抱歉。」張天壽焦躁地道歉並將語言換成日文，直接向對方示出紙條，「你現在有帶裙子嗎？」

「沒，今天要跑步，我怎麼會帶過來？」杉本偏著頭說道，「還是要我現在回宿舍去拿？」

眼見其他選手陸續借到物品往終點跑去，壓力又加重幾許，張天壽草草向杉本婉謝，轉而向另一邊身著長裙的中年婦人揚起最大親和力的笑容伸出右手，半躬著身請求。

「請問我有這個榮幸邀請您一起參賽嗎？」

婦人先是因唐突而遲疑，但見對方僅是個笑容爽朗的男高中生，不做多想地伸手答應。

取得許可後，張天壽道了句失禮了，便捉著人的手拉過肩並將其打橫抱起，絲毫不留拒絕的時間，體態豐腴的婦人發出短促的驚聲抓緊了男子運動服，頗有小鳥依人的意象。張天壽當是穩了便起跑，憑著青春過剩的精力將人一口氣抱到終點，過程中婦人似是嚇著了發不出點聲音，這一老一少的公主抱在運動場上看起來滑稽詼諧。

事後張天壽在終點線上又鄭重向婦人陪罪道歉，而婦人雙手掩著羞地通紅的臉接受，估計是沒料到為人父母的年紀還能如此體驗心跳加速的感覺。

儘管比賽中途走神，儘管疑惑日本的運動會是否都如此荒唐，張天壽充滿活力的一天又平安過去了，可喜可賀、可喜可賀。